

文學溪林

觀興的兩棵樹

楊雪

赤水河畔，川黔結合部的敘永觀興，山環水繞，林木蔥鬱。其中，有兩棵古樹，一曰銀杏樹，一曰紅豆杉樹。這是兩棵不平凡又極具傳奇色彩的古樹。

位於觀興普興村的古銀杏樹，已有2,200年歷史。樹高20多米，虬枝蒼勁，腰幹古樸粗壯，要十餘人手牽手才能環抱。我們去看它，歷經許多崇山險水和艱難的旅程，特別是那段讓人心跳的掛壁公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一邊是陡壁山岩，一邊是萬丈深淵，我們居中穿行，深感艱險。這讓我想到古先賢王安石先生所言，世間絕美風光，往往在人跡罕至之處。而普興小灣子的這棵古銀杏樹，正是這樣的一處所在。

它龐大的身軀，有獨木成林之勢，但在群山相擁間，它孤兀的身影又如此渺小而寂寞。它就這樣，不分春夏秋冬，在懸崖峭壁之間，一站就是兩千多年。春天抽枝吐芽、夏天綠蔭如蓋、秋天染金鋪地，冬天展幹露骨，以四季分明的姿態向世間昭示美的輪迴，讓見過它的人無論在何種季節，都心懷感佩、肅然禮讚。

我們來的時候，已進入冬季，扇形狀的葉片掉到地上，樹幹周圍，彷彿鋪上了一層厚厚的鍍金的地毯，使人覺得我們正在趕一場自然山水美輪美奐的盛宴。山風一吹，樹枝上還未掉下的金箔似的葉片，竟齊刷刷奔向大地，讓人心悸莫名、幸福潮湧。

陪同我們的小熊是當地駐村幹部，她告訴我們，這棵千年銀杏能走進當下人的視野，成為世間最美的風景，與村裏數代人的接力守護密

不可分。曾有人在樹上安放桌子打麻將、在樹洞內置床睡覺，都被他們勸說阻止。大煉鋼鐵時代，有人來砍樹，三年自然災害生活困頓之時，有人打主意砍樹做傢具販賣，終因眾人反對而未果，守樹護樹成了全村人的共識。千年銀杏，在全村的默默護佑下，千百年來頑強生長，在孤僻的山野，最終長成了並不孤單的絕世風景，長成了「四川十大樹王」之一，成了當下遊客的網紅打卡地。現在，縣裏早把它列入國家珍稀保護樹木，村民集資在它周圍修建起觀景台和石梯步道，極大方便了遊客觀賞拍照。而古樹也彷彿懂得感恩，長勢愈發精神，盤根錯節的數畝根系牢牢抓緊大地深處，不僅固土涵水，也使自己穩穩立於山巔，成為天地間的奇異風景，讓人驚嘆稱奇。

在觀興，還有一棵千年古樹，那便是生長於海水村的紅豆杉樹。這棵有着1,500年樹齡的紅豆杉樹，生長於海拔1,430米的海湖畔。海湖，當地人稱之為倒流河水庫。我為他們取名海湖，是因為海水村是由綠水村、海水村、海龍村合併而成的村落，以海命名，與他們傳統的習俗文化以及嚮往更廣闊天地、想更有作為相關，這似乎更為貼切。



●山崖上的古銀杏樹被稱為「四川十大樹王」之一。 作者供圖

原先這裏的水從山腳流走，半山腰及山上的村民只能望水興嘆。後來人民政府為了解決村民飲水難和莊稼灌溉難題，規劃和斥巨資在此建起了巨型水庫，為附近三個鄉鎮數萬人解決了根本性飲水難題，也為美麗鄉村建設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便利。

湖泊的水位正好在紅豆杉樹腳旁不遠處，這為紅豆杉樹的生長環境，特別是水源涵養提供了極大方便。我們抵達樹旁時，正好遇見難得

的冬陽，藍天白雲間，但見粗壯高大的紅豆杉樹枝繁葉茂，亭亭玉立。在湖水寧靜清澈的倒映中，靈秀逼人，又英氣爽朗，讓人百般舒心、暢快。它粗大皸裂的樹皮赭紅堅硬，又似有着鋼鐵戰士般不屈的生存意志和信仰。任憑雷電風雪的襲擊打壓，任憑驕陽雨暴的毒辣狂掃，也不能撼動它的一絲一毫。

據說在舊社會，守護這棵樹的主人一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通過省吃儉用有了一定積蓄，便把家安置在這棵樹旁，與這棵紅豆杉樹相依為命。有一年天災鬧匪患，土匪搶劫了護樹的人家，臨走選用護樹人家的棺木焚燒紅豆杉樹，大火燃了一天一夜，紅豆杉樹也被燒得團團焦黑。土匪走後，外出避難的護樹主人趕回家，趕緊用水澆護古樹，無奈燒痕太重，都以為古紅豆杉樹已被大火燒死時，孰料來年春季它卻重放新生，抽枝吐芽，峰迴路轉，生機蓬勃。從此，村民加入護樹主人行列，一代又一代，守護他們家園的吉祥樹、幸福樹。

我在海水村走訪，在海湖畔徜徉，深感以水興村的文旅規劃將會給這個僻遠的美麗鄉村帶來無限生機，特別是圍繞紅豆杉樹即將動工修建的愛情廣場，會給人間美好而浪漫的愛情生活增添無窮的意趣和情調。而相應的海湖鄉村遊民宿的興盛，以及垂釣、環湖慢跑、騎行等競技或休閒、避暑的開展，會讓越來越多的人喜歡這裏的古樹純粹、潔淨和樸實。

2025.11.22夜 臨江閣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四川省文藝傳播促進會會長)

舊夢重溫

黃鶴權

切洋蔥的清晨
刀刀垂直落下時
白色纖維在砧板上裂開
汁液濺起，像某次未完成的對話
我擱住眼睛
淚水卻從指縫溢出。我看到
窗外的麻雀撲棱棱飛走
牠們不關心人類的辛辣與愧疚
廚房的燈
也昏黃如舊信紙
冰箱裏堆着昨夜的剩菜
此刻，我的孩子還在熟睡
他的呼吸比牛奶更輕
而我必須將洋蔥切成碎末
搬進湯裏，讓所有酸澀沉入鍋底
我知道生活
總在重複一種溶解術
像雨滴墜入大海，像月光爬上晾衣繩
我的悲傷突然湧出
不再是因為一顆洋蔥
是一粒鹽，在今天這個早上
我的父親已經
轉身。失去了緊握對抗的勇氣

瓷碗的紋路
每年總有某個
潮濕的清晨
母親帶着我們去老屋後院
將盛滿清水的青花碗
輕放在苦楝樹突起的根系上
她教我們用柏枝蘸水
在碗沿畫出螺旋狀的漣漪
「這樣我們的祖先就能
順着水紋回家」
就這樣，十七年過去了
刻痕在樹幹深處
替我們記住每次鞠躬的角度
裂紋在瓷胎裏繼續生長
如同那些
沒說出口的思念
我們至今，相信碗底沉澱的月光
會流經所有平行世界的餐桌

納鞋
祖母坐在門廊
穿針，線頭在銀髮間閃爍
左手攥着
曬乾的玉米皮
右手把思念納進千層底

灶上煨着的小米粥
咕嘟作響
她總說慢火熬的才養人
就像納鞋要一針針走得密

當我推開發鏽的院門
她舉着未完工的布鞋迎上來
滿臉皺紋開成秋菊的模樣

卻忘了自己的手指
早已在五年前
就化作了春泥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時代詩行

筆尖故事

藍飛燕

十年了，城南夜市的氣味還黏在鼻尖上。烤麵筋焦糊糊的香，汽車尾氣的濁，棉布混着塵土的味道，都在裏頭。可記得最清晰的，還是那個做批發的哥哥遞過來的茶杯，和他那句：「先拿去賣，賣完再給錢。」

剛出校門時，為貼補家用，我傍晚在老街拐角擺地攤。三尺寬的地盤，鋪着洗白的藍布，上面整齊地擺着從舊貨市場淘來的T恤和牛仔褲。隔壁喇叭喧鬧，我的攤位卻和我這人一樣，安靜、沉悶。

昏黃的路燈下，行人匆匆。有婦人用手指搓着布料，有姑娘對着地攤鏡自拍。我坐在小馬扎上，雙手攔在膝頭，只有在有人詢問時才低聲答話，很快又淹沒在了夜市的喧囂裏。

最難熬是九點後人散盡，看着沒賣出的衣服，想着下月的房租。想進新貨，兜裏卻空空如也，就像是困在透明的繭裏。

轉機在一個悶熱夏夜。一個穿着Polo衫的男子蹲在我攤前，熟練地捻了捻T恤布料，看了看針腳。「剛做的吧？」他溫和地問。

我小心地點頭。他說他叫阿斌，在城西批發市場有個檔口，做服裝生意。「看你這些貨，」他指指我的地攤，「太雜，沒特色。年輕人擺攤，得有點年輕人喜歡的樣子。」

頓時，我臉上一熱，嘟囔着說本金少，不敢囤貨。他靜靜地聽着，然後說：「我那兒有些年輕人喜歡的款式，你明天來看看。拿些去賣，賣完了再給我本錢。」

那一刻，我愣住了。夜市的聲音瞬間退遠，只剩心跳如擂鼓。萍水相逢，他竟敢把價值數倍於我身家的貨，交給一個連攤位都寒酸的陌生人？



●我曾為貼補家用在老街拐角擺地攤。 AI繪圖

我提着那袋衣服，像提着滿滿的希望。它沉甸甸的，不僅是衣物的重量，更是那份無言的信任。回了地攤，我第一次主動吆喝，向來往的年輕人推薦。說也奇怪，心裏有了底，話也就流暢了。那些衣服果然好賣，不出三五天，便去了大半。

我趕緊去他檔口結賬，又要了新貨。他總給我最實惠的價，有時還塞給我幾件說是「不好走的款」，讓我搭着賣。攤上的貨漸漸多了，藍布換成了簡易貨架，我也從怯生生的新手，成了會跟客人說笑的老練攤主。

後來我換了工作，搬了家，號碼也丟了。跟阿斌哥，就這麼斷了聯繫。可那份在他鄉街頭得到的、毫無由來的信任，像一粒火種，在我心裏埋下了根。

如今走過夜市，看見燈下那些年輕又慌張的臉，我總會想起他。他給我的不光是能除的貨，更是人在難處時，有人肯伸手扶一把的暖意。
地攤上這份「先拿貨」的信任，比什麼本錢都金貴。在這個什麼都明碼標價的年頭，它像首老歌，在巷子裏淺淺哼着。人跟人最牢靠的聯結，或許就是心裏頭那座看不見的橋——它不立字據，不設抵押，只憑着對人性最初的信，完成了一次溫暖的預支。

這份暖意在我這兒沒斷。後來，見着那些在風裏頭跑着、喘着的人，我也學會了——伸手扶一把，幫一把。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外婆的冬日廚房

指間歲月

蘇閱涵

那廚房，其實算不得一間正經的屋子，只是老屋後牆接出來的一間坡頂偏廈，每到冬日，就成了潑了濃墨的寫意畫，天色總是灰撲撲的，風是乾的、冷的，像無形的銼刀。萬物都失了顏色，只剩下枝杈的墨黑與天地的灰白。然而，一推開那扇虛掩着的、被油煙浸潤得發亮的木門，便像是跌進了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

那股撲面而來的暖濕氣流，是這方天地的獨特「地氣」。它不單是溫度，是有質地、有分量的。它包裹上來，瞬間便融解了凝在眉睫上的白霜。空氣裏是百味交糅的：有角落裏那幾瓣子紫皮蒜辛辣沉鬱的底蘊，有掛在樑下的乾辣椒那股子焦烈的芬芳，更有那口黑鐵鍋裏永遠「咕嘟」着什麼的、寬厚而仁慈的生氣。這氣息，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它隨着灶火的明滅一起一伏，彷彿這廚房本身，就是一具在安詳呼吸的溫暖軀體。

外婆是這方天地的造物主。她總是靜靜地坐在灶前那張矮矮的柳木凳上，身子微微佝僂着，像一尊被歲月打磨得溫潤的老根。灶膛裏的火光是這裏唯一的，也是全部的戲劇。它明明暗暗地在她滿是皺紋的臉上跳躍，那些深深的溝壑，便時而成了陰影的峽谷，時而又被染成亮銅色的山巒。她並不常說話，只偶爾用火鉗撥弄一下柴火，那動作輕柔得像是在安撫一個躁動的嬰兒。於是，「嘩剝」一聲，一團火星濺起，旋又熄滅，像夏夜短暫而熱烈的流螢。

她烹飪的手段，也全無章法，近乎於道。她總疑心她手邊那本紙頁泛黃的《隨園食單》只是個擺設。她取食材，憑的是一雙眼睛的掂量，一雙手的撫摸。那塊懸於樑上的、被煙火熏得黝黑的臘肉，她只需睜眼一看，便知它浸潤了多少日子的風與陽光，該切多厚，與哪一甕冬醃菜相配。她從牆角陶盆裏撈出一把自家發的豆芽，那豆芽肥白脆嫩，根鬚整齊，像一群潔白的玉簪。她信手摘去根鬚，動作快得讓人眼花，那不是在勞作，倒像是一場指尖的舞蹈。

我那時讀些雜書，記得《禮記》裏有些古板的飲食規矩，說什麼「飯黍毋以箸」、「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文縷縷的，帶着士大夫的疏離氣。外婆的廚房裏，沒有這些講究。她的道理，都在手上，在鍋裏。她能將最尋常的蘿蔔白菜，點化成暖老溫貧的至味。一顆霜打過的黃芽白，她只用刀背一拍，佐以幾粒花椒，一勺豬油，在熱鍋裏迅猛一炒，便是一盤爽脆清甜的救贖。那味道，是土地與風霜最直白的語言。

廚房裏最動人的，是那些沉默的「咕嘟」聲。無論是燉着一鍋肉，還是熬着一罐粥，那聲音總是那麼不緊不慢，從容不迫。它不像鐘錶的「滴答」聲，催着人往前趕；它是一種安穩的節奏，像極了生命的脈搏。在那樣綿長而富有耐心的聲響裏，窗外的寒風似乎也不再那麼可怖了，它成了遙遠的背景音。

有時，她會從灶膛的餘燼裏，扒出一兩隻烤得焦香的紅薯，或是幾顆熱乎乎的栗子，塞到我冰涼的手裏。那滾燙的溫度，從掌心一直傳到心裏，是一種可把握的幸福。我們祖孫二人，便在這滿室的暖香與「咕嘟」聲裏，靜靜地坐着。她不問我的功課，我不說外間的趣聞，只是在這樣的陪伴裏，時間彷彿也放慢了腳步，變得像灶上那鍋老湯一般，醇厚而綿長。

如今，我坐在亮堂得有些寡淡的現代化廚房裏，耳邊只有抽油煙機單調的轟鳴。我試圖復原那些冬日菜品的味道，用着更精準的秤，更豐富的調料，卻總覺欠缺了那一味最關鍵的靈魂。

外婆的廚房，早已不是一個物理的空間。它是一段被爐火鍍亮的時光，一種由食物承載的、無言的慈悲。它教會我的，並非某種具體的菜式，而是在漫長而嚴寒的人生裏，如何為自己、為所愛之人，點燃一灶爐火，守着一鍋暖湯，耐心而堅韌地，等那春天悄然萌動的聲響。那廚房的溫熱，早已穿透歲月，在我生命的寒冬裏，落根生芽，靜默地，燃燒着。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